



六盘山

N 岁月

编者寄语

一条运河,一条烟雨蒙蒙的大河,水流汨汨,少年的笔下也在汨汨而流。在历史的风吹雨打中畅通无阻的大运河,既是单纯的河,又是丰富复杂的河,它生发激情,成就梦想,运载的不仅是古往今来的船只,也是永无止境的沟通,永远的出发和抵达。

山川壮美,飞霞流韵,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讴歌历史变迁,抒发对家乡的热爱,表达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奋发向上的志趣。

凤城春意,万里河山皆大美。成群的喜鹊在树林间嬉戏,春天揉着惺忪睡眠,它渐渐醒了。

秦腔的舞台,人生的世界。人在舞台上扮演的生、旦、净、丑,展示的是真性情,善的凸现其美,就连扮相、服装、姿势都给人美的享受;恶的夸张其丑,在“丑化”中,引导人们向善……

有时候,人们会疑惑,为什么走了这么多路,学了这么多,还是做不好当下的事,还是过不好这一生?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去复盘总结,觉察自己有没有向内去探索,有没有顺着“果”找到“因”?

很多人只是一味地求认同,求多,求满,忽略了事物本来的样子,无视了无所不在的“大道”。

拿学习来说,某种程度上来说,并非越多越好。

因为如果内心没有明确的方向与标尺,学得多了,会很混乱,越学越复杂。最后难免陷入自我怀疑——我到底该往哪儿去?很可能成为一个只是通过学习求知识、求方法的人。

如果一个人的学习仅仅是求知识,求方法,就会越学越迷茫。真正的学习,是越学越轻松,越来越安静,越来越“干净”。

比如说,你想学绘画,到处找老师,最后你碰到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师,你发现这个老师宁愿收一个底子很好,但是压根儿没学过的“一张白纸”,也不愿意收一个曾经跟随很多老师学过、自以为颇有经验的学生。

“白纸”好教,因为简单,不复杂,没有那么多形成刻板印象的条条框框。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如果你总是感到事情纷杂,不知从何处下手,是时候做减法了。

就像读书——悟精髓、抓重点,多读不如精读,精读要读经典。

就像人生——遍阅人情,始识疏狂之足贵;备尝世味,方知淡泊之为真。

且听风吟

凤城春意

□ 李占彦

春头玉蝶舞高天,祥瑞光临生碧烟。万里河山皆大美,黎民欢会共陶然。

二

欢喜穹圆银粟落,风流大地任勾描。天公无意裁图卷,雅客关情问碧寥。

凤城早春

□ 许宗金

立春过后乍暖还寒大雪和寒潮轮番上演蜗居了一个冬天人们寻找春天

残雪未消 花草未绿湖面的冰还没有完全解封桥洞下或南坡处一些鱼鸥和水鸡在水中洗去风尘

成群的喜鹊在树林间嬉戏背风向阳的石缝里冒出隐隐的绿

春天揉着惺忪睡眠它渐渐醒了



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投稿邮箱: nxrlbpl@126.com

运河岸边一少年

□ 徐澄范

“我家住在运河边”,这是少年最喜欢的情景,在作文中不止一次写过这个句子。那时,少年就走进了水的世界。一条运河,一条烟雨蒙蒙的大河,水流汨汨,少年的笔下也在汨汨而流。

小时候,少年家住麻巷。小小的巷子长长的路,地上铺着圆润的石子,夏天不泞,冬天不滑,孩子们喜欢在窄窄的巷子里玩耍,嬉笑打闹声久久回荡在两侧的高墙上。

少年的卧室紧邻运河,打开窗户就看到并不宽阔的河面。晚上睡觉,常常能听到熟悉的船只马达声“隆隆”作响,这种声音如催眠曲一般,伴随着他进入美妙的梦乡,让他度过了难忘的少年时代。

那时的运河清澈见底。涨潮时,河水并不浑浊,黄中泛出一抹淡绿,还能看到鱼在河里游动。运河里有孩子游泳,且个个自学成才。游泳时,大孩子带小孩子,会游泳的带不会游泳的,很少有家长带着孩子来的。少年八岁那年,记得学游泳时,从家里捎上一根门杠的杠子,杠子漂浮在河里,两只手往上一抬,两只脚扑通扑通就学游泳了。当少年学得有点模样了,哥哥托着他的下巴,他手脚并用,手舞足蹈,一个夏天下来,就学会了狗爬式游泳。

离家不远,有一座桥叫德安桥,那里的运河宽阔些,桥离水面足有数十米高,是游泳、跳水(也称摸冬瓜)的好场所。每到夏天,住在附近的小伙伴就会跑到桥上,光着屁股排好队一个个轮流摸冬瓜,比谁的胆量大,勇气足,只要哪个不敢跳,就会被旁人讥笑讽刺一番。其实少年那时候真的有点怕,但也不肯示弱,终于跳了下去,慢慢浮出水面,小小的脑袋在起伏的水面上浮动,像一些黑色的花朵,正在快乐地开放。

运河码头的青石板上,长着厚厚的青苔。水里的青石板上吸附着大小不一的螺蛳。少年对

螺蛳不感兴趣,蹲下身子就能看见游动的虾子,忍不住伸出双手去捉,大多是无功而返,难得运气好一些,就会捉到虾子。虾子在手心里跳动,放进瓶子里,那种姿态就跟齐白石画的虾一模一样,轻轻一弹就弹得很远。

想要捉河边的鱼,除非借助于网兜,否则很难捉住。因为像昂公、草鱼之类,实在太机灵了,黑乎乎的,在水里显得有点呆滞,躲在水草下一动不动,给人的错觉是,只要你手伸进水里,就能把它抓住。但是一切都不是你所能预料的,只要你一触到水里,它就闪电般地逃走了,其速度之快,大大超出少年的想象。

郊外的运河边,那片田野的黄昏,天地是灿烂的金黄色,在那灿烂的金黄色中曾经飞着一只风筝,那只风筝是少年的父亲做的。如今父亲已经化作泥土归落在东郊的凤凰山上。母亲已年过九旬,安居在运河边的一所普通房子里。少年是放飞的那只风筝,飞得再远再高那根线总在母亲手里攥着。在人类的词典里,母亲的含义是故乡的大地。

每天上学路上,少年都要走过那座古朴的新坊桥,他垂荡着书包,沿小巷去学校,一路看别人在河边钓鱼摸虾,一泓河水在散落的民居、小船和水草的呵护下,静静地流向远方。长大了些,路过这条河,少年总忍不住多看几眼,甚至驻足遐想。运河萦绕回转,潺潺流水流过杨柳岸边、枕河人家。那深入河中的石级,曾是妇女们捣衣之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少年在月光下顺着石阶往上走,倾听历史的回声,看那逝去的碧波。

放学回家,总有几个同学结伴而行。那时候,放学后的课余时间大多都自己支配。少年宽敞的家成为同学喜爱的去处。家里的大门是扇深灰色铁皮门,三进木结构建筑,中间有个敞亮的院子,院里放两张长凳架一块铺板,就是一张

简易的乒乓球桌。小小银球飞来飞去,传递着同学间的友情,享受着年少的快乐。

那年代,少儿读物很少,少年听到的最神奇的故事是田螺姑娘。小学毕业的那一年,有了一张市图书馆的借书证,从那时起他开始喜欢阅读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少年把那个时代所有的作品几乎都读了一遍,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刘胡兰、潘冬子、草原英雄小英雄等英雄形象,深深根植于心田。

运河上的那座德安桥,当年还是座木桥,比较破旧,桥板之间缝隙不小。透过缝隙,可以看到桥下湍急的运河水,令人望而生畏。过了德安桥,沿运河一直向前走,便是城郊了。早春时节,那儿的景色清新而秀美,绿莹莹的河水、飞舞的细柳枝、泛绿的浅草,每当熏风拂过,大片大片的樱花树上,便会飞起吹弹欲破的浅色花瓣,好似簌簌飞雪。有时少年会来这里小坐,膝盖上搁一本书,听着河里传来水鸟的鸣叫,享受闲暇时光的快乐。

少年长大了,成为中学生。喜欢去大运河岸边玩,看河上的日出日落,看河上人家的炊烟和甲板上的小狗。最使他神往的还是拖轮那刀斧般昂扬的船头和气势不凡的笛鸣,船工手中的竹篙和吹响的悠长号歌。少年常在运河边畅想,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成为运河的主人。

每天早晨从麻巷跨过新坊桥,来到椿桂坊这条窄窄的小巷,市一中就在巷子深处。学校大门朝北敞开,校门正对着运河,校区中心大道两侧,整齐排列着高大的香樟和松柏。绿树掩映的校区里,5幢教学楼都是清一色的灰色砖瓦,显现出

古朴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通过一位远房亲戚,弄到几本手抄报,少年知道了有一个叫莎士比亚的人,知道了圣诞老人,知道了海外有一支叫“甲壳虫”的乐队。还有顾城的那句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深深地雕刻在少年那一代人的心底里,多少年不打折扣?这是因为,在地下深处,他们都曾经有过这样挖掘的手指。

读到这里,内心似有湍急的河水流过。那天,特地走到新坊桥,看着桥下的运河水,缓缓地流向远方。他有所感悟:先人们在运河边筑巢而居,不断积累和汇拢,生生不息地生长,于是有了我们这座城市。这条运河不是少年的母亲,而是少年母亲的母亲的母亲。在还没有少年的时候,它就在那里;在少年没有了的时候,它仍在那里。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传统。一条河,就是千年不变的生活。

若干年以后,少年长成了青年,开始尝试写作以运河为背景的长篇自传体散文《运河之河》。在键盘上走回年少,倾听耳边潺潺的流水声,用无羁的想象贴近运河,航行于运河上。多少年前,面对苍茫星空,面对静静流淌的运河水,面对夜风中飘摇的一茎豆火,沉迷在书籍中,沉迷于阅读中,忘记了孤独,忘记了困境,却忘了物质生活的匮乏。运河成为他生活的某种背景,与他的生命相遇。

“我家住在运河边”,这是少年引以为傲的理由。

少年懂得感恩,感谢运河,因为运河给他灵感和激情。这条长长的,在历史的风吹雨打中畅通无阻的大运河,既是单纯的河,又是丰富复杂的河,它生发激情,成就梦想,它运载的不仅是古往今来的船只,也是永无止境的沟通,永远的出发和抵达。

N 鉴赏

秦腔

□ 牛海龙

有一种戏,叫秦腔。在宁夏南部山区,无论是剧院、茶园、公园还是乡村舞台,总能见到秦腔的影子,一做一打,秦声秦韵,常年可闻。秦腔作为古老的戏剧剧种之一,融诗歌、音乐、舞蹈于一体,积淀了数千年中华文化之精粹,将南部山区男人的豪迈、女人的娇媚矜持表现得淋漓尽致。

“王朝马汉喊一声,莫呼威向后退……”十分威武,但是对“赶她母子离京地,又要杀她差韩琪”的犯官却不依不饶,三言两语,把古代封建官僚等级的躬礼谦卑和清官包拯的刚正不阿表现得入木三分。“托古人指点今人,借虚实指点实事”的戏剧之魂,跃然唱词之中。

我们小的时候,只有在玩社火时能看上两三场折子戏,要社火叫作前场,唱戏叫作后台,一个村子里会唱戏的人屈指可数,理应成为春节玩社火的香饽饽,在一个村子里表演,后台唱什么,要提前商量,不仅是因为对方喜欢听什么、喜欢谁的戏,更重要的是唱戏的人不愿意去。那个时候,戏里戏外都是人生,有人会故意“作”一下,别人越是喜欢越要拿三倒五,得请。所以,别人散点饼子油果子就可以了,这些唱后台的人,要专门安排吃饭。那时候日子困难,一台社火唱戏的家当就是三五件服装,一把板胡、一副干鼓、钵和锣,用两面大旗系在一起和两个大灯一立,就算是戏门。“啵啵才”戏就开始唱了,游包山、二进宫、放饭、铡美案都是经常唱的戏,渐渐地,人们都会哼一两句。放牲口的老汉裹上一身破皮袄,躺在阳山坡上,“骂一声王强贼……”,放羊人一边甩着皮鞭,一边吼着秦腔,牛羊也好像吃得津津有味,乐在其中。犁地的老牛在犁沟里累得筋疲力尽,农民一边捆着散落在庄稼地里的麦子,一边大吼几声秦腔秦韵,心胸豁然开朗。秦腔是山区农村人苦中作乐,秦腔对他们来说,已和浆水面、油泼辣子、旱烟袋一样,成为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

再后来,随着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一个乡镇每年能请专业剧团演上三五天,那才叫真正的看戏,演出剧目丰富,精彩纷呈,涵盖生旦净丑等多个行当,花脸豪放粗犷,青衣端庄秀丽,丑角幽默风趣,老生宽厚明亮,除了传统的折子戏《拾玉镯》《打金枝》《三娘教子》外,还有《狸猫换太子》《忠保国》等本戏,让老百姓过足了戏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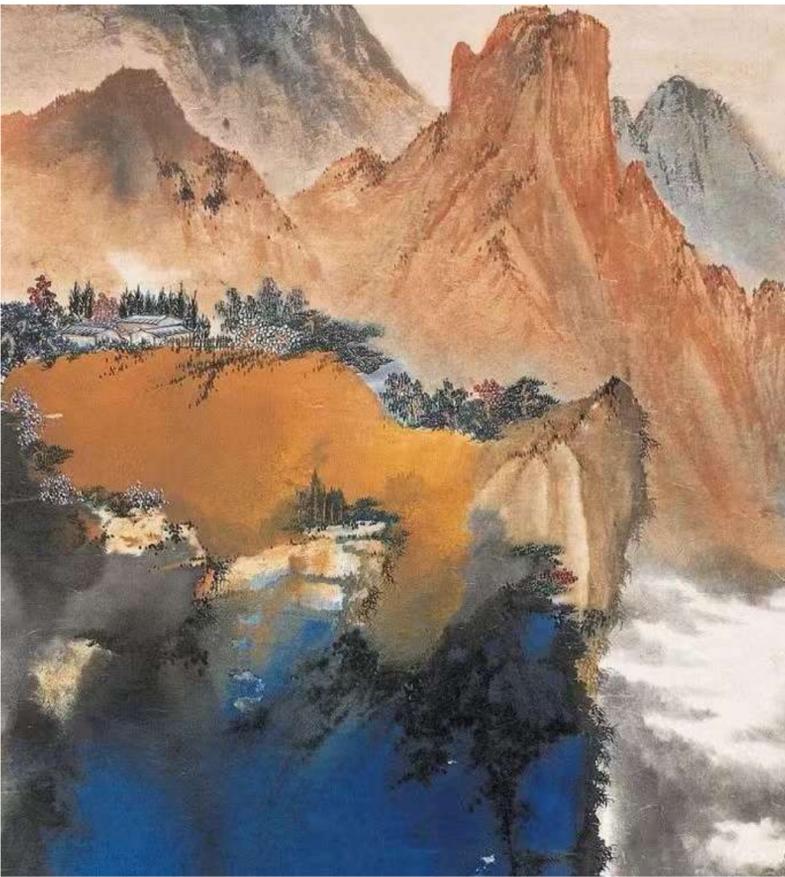
专业剧团都有名角,县剧团苏刚的甩纱帽、市剧团的张爱华的杨六郎,还有宁夏演艺剧团的柳萍,坊间传言他们的一唱一打神乎其神,和现在的明星一样。但是要真正能欣赏到他们的实力,还是要去剧院。我作为一个戏迷,目前仍然没有在剧场看过李小雄和柳萍的《狸猫换太子》,电视网络上看了无数次,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曾经,我在兰州剧院花了80块钱,看了一场“西北花脸王”张兰泰的《铡美案》,唱念做打、一招一式,能把人带入戏曲描述的环境氛围当中,懂戏的人随着故事情节呐喊鼓掌,真的让人感受到“小舞台大人生”。

秦腔的舞台,人生的世界。人在舞台上扮演的生、旦、净、丑,展示的是真性情,善的凸现其美,就连扮相、服装、姿势都给人美的享受;恶的夸张其丑,在“丑化”中引导人们向善,如“黑脸的包公、红脸的关公”,秦腔这种艺术形式,早已升华为生活中的美。

秦腔的传统还在于“老杆扶持新杆高”,沿袭了师父带徒弟的传统模式,唱念做打、音腔姿势,是谁的徒弟,懂的人一眼就能明白。令人欣慰的是,一批秦腔新秀活跃在秦腔舞台上,他们把秦腔当作载体,展现西北特有的特色文化氛围。

吼秦腔,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焕发新颜。



泼墨山水 米文杰

八宝茶话

诗词中的故乡

——读张怀玉《飞霞流韵》

□ 张兴

叫卖声。瓜果盈筐香艳,蛋禽满笼火鸡啼。价廉物美营生旺,肉嫩蔬鲜膳料齐。万户千家民受益,便宜实惠众皆迷。”作者以强烈的抒情、精练的概括反映家乡景色、社会生活,表达了对风景如画的家乡热爱之情。

此外,作者通过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分析,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从中提炼提取素材,集中概括描写,有《七绝·粽香缘何》《七绝·快递小伙》《七绝·猪藏小吃》等诗词,也有反映时代背景、时代精神、时代特征的,如《观七十年国庆阅兵式题联》《七律·贺中卫荣获宁夏卫生城市》等,这些诗或楹联都很贴近生活,贴近现实,具有时代特征和社会意义。

至于借物抒情,在这本书中,作者巧妙地把自己的主观思想寄托于客观事物中。如《沂蒙肠·暮春游长滩》这首词中,作者对梨花、农门、村

庄、野菜、皮舟、山村的细腻描写,刻画出了一幅农村山水画的景象,表达出作者暮春游长滩的喜悦心情。在《七律·登青铜峡黄河楼》中:“大气磅礴矗伟楼,钟灵毓秀彩云浮。黄河似带呈千曲,桥架如虹越百州。峡口平原工笔画,回畴旷野翠微流。登临顿觉乾坤阔,塞上风光尽览收!”反映了作者对故乡的满怀礼赞。作者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写和托物言志,使诗词及楹联的意境得以升华。

这本书的语言,体现作者在长期的诗词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独特的艺术语言个性,是诗词中美学观念在作品中的结晶,有区别于他人语言的艺术特色。如《鹧鸪天·仲春漫步》这首词,语言含蓄隽美、清新雅致,又如《七律·静夜思》不但意境美而且清新雅致,《七绝·苍颜老农》这首诗作者用简洁的语言描写,勾勒出老农的人生,语

言洗练流畅。

至于作者在诗词及楹联中所用的表现手法如衬托、渲染、白描等,修辞手法如夸张、拟人、比喻、对偶等,及诗词的格律和韵律等,都运用得恰当自如,无论从思想意识或构思技巧,纵览全书,都有一种齿颊生香、情暖心间的感受。如果说这本书的不足之处,个人感觉在气势磅礴上还有点欠缺。

克鲁普斯卡娅说过:文学是对一代人实行潜移默化的很有力的工具。《飞霞流韵》以“诗崇雅致,词尚柔丽,联论工巧”的创作态度,体现了继承和发扬古典诗词优良传统初衷,通过对自然风光的描写,对社会变迁的咏唱,让读者对中卫这座城市有了更多了解,也表达出作者对祖国、对家乡、对人民的热爱之情。

作者简介:张兴,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